

“十里”人生路

◎陈延超(河南平顶山)

时光如梭,岁月如歌。生活中的许多旖旎风景,荆棘坎坷,在岁月长河里如同风儿,转瞬即逝。而有些人生画面却似老酒陈酿,越久越醇。

高一那年,我16岁。寒假里,家中突然变天了,母亲患上脑血管病,住进了城里的医院。半月后,病情好转的母亲嚷嚷着要出院,虽然她还口齿不清,但父亲明白她的想法:我们兄妹三人开学了,她不愿把钱花在医疗费高昂的医院里,乡里的私人诊所要便宜得多。

那天下午,学校放半天假,我坐公交车去医院看母亲,正赶上她即将出院。看着母亲深情的眼神、翕动的嘴唇,问这问那又说不清,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强忍着没有落下。我不想在她面前表现出伤心,让她心里着急。

父亲在忙着联系车,那沧桑的面容,微驼的脊背,让他仿佛老了十余

岁。可父亲在我面前依旧表现出了沉着、冷静,笑着问我学校的生活。嘱咐我:“在学校好好学习,别有思想压力,吃好饭,注意休息、安全,你妈的病很快就好了。”我默默听着却没应声,内心深处祈祷母亲快快好起来。

一会儿车来了,我和父亲把收拾好的物品放进车里,把轮椅上的母亲抬进车里。父亲一个人忙不过来,我随车回去帮忙。到了诊所,把母亲安排妥当,天已将黑。

回程时,父亲希望司机师傅把我送到学校,可人家嫌远,需要加钱。此时家里最缺的就是钱了,我忙对师傅说:“送到那个转盘处就好,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。”我安慰父亲:“没事,那个地方离学校近,不用担心。”其实,还有十里地。

司机师傅把我送到了转盘处。公

交车已经停运了,坐摩的到学校至少需要二十元,那可是我四天的生活费,我舍不得,决定走回学校。

漆黑的夜,刚立春的风依旧刺骨,吹在脸上如同针扎,但相对内心的恐惧,这实在算不了什么。

这段路上经常出车祸,我曾经目睹过一场,惨不忍睹,还有更恐怖的,县里的火葬场也在这段路上。环顾四周,不见一个人,鬼的影子在我脑海里萦绕。我心里怕极了,却无路可退。

突然间想起父亲经常教导我的一句话,“靠亲戚、靠邻居,不如靠自己长志气”。是啊,这点困难我都战胜不了,怎么长志气。想到这里,身上有了一股战胜恐惧的劲头,心中也默默为自己打气。我走着走着跑了起来,跑得身上出了汗,热气蔓延至

全身,心里早已忘却了害怕。

不知不觉间,十里路走完,我一刻没停。到学校时,身上的秋衣已经湿透了,但是我战胜了恐惧,战胜了自己。这十里路让我成长了许多,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

从那以后,每当生活中遇到挫折,我都会想起那晚的十里路,在那漆黑的夜里我都能走出来,如今又有什么走不出的路、过不去的坎呢?

生活如同一瓶调味剂,酸甜苦辣咸,一样不可缺。磨难和挫折有时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,在自己的人生路上走得更好、更远。

夜色

◎黎筠(河南平顶山)

城市的街道有的清晨入梦,有的午夜醒来,一条街有一条街的气质,一条街有一条街的温度。晚七点多,城市东边的烧烤一条街飘来一阵阵杂入孜然麻料的焦糊肉香,城市中心的服装一条街却响起了刺刺啦啦的关门声。这毫无乐感的关门声在店主人听起来却是一种悠扬的音乐,穿红色超短裙的老板娘把一串钥匙塞进皮包,啃着一串糖葫芦,甩开了大长腿。夜晚来了,倦鸟已经归林,她也想早点飞回家。她早晨留在家里的气息正一点一点消散,家里的小狗焦躁地透过窗户向外眺望,夜色眯了小狗的眼睛,它饥饿的胃在腹腔里敲着鼓点。

一群群人踏入黑夜,正如一颗颗星步入夜空。倏然,一声炸雷般的声音响起:“快闪开!快闪开!”一辆装载满满的垃圾车从后面疾驶过来。戴眼镜的年轻人忙躲闪一边,对这辆垃圾车献上注目礼。开垃圾车的女司机头发红得像火焰,在前方一直燃烧着,直到没入黑夜。年轻人的思绪

正跃过城市的灯光,向着遥远的宽阔之地,向着大海,向与天相接的山峰飞驰。此刻,它没有被呼啸而至的垃圾车碾碎,在路灯下一开一合,一合一开,像精灵。

城市左拥右抱着一栋栋或新或旧的楼房,把这个城市的一些人关在外面,只吝啬地将一束束微弱的光泻在空中,落在地上,透过窗。一对父女走在橘黄色的光芒中,一扇窗户里投出一块西瓜皮把小女孩儿滑倒了。小女孩儿从地上爬起来,拍拍衣服,笑着对父亲说:“谁丢的炸弹?把我炸倒了,嘻嘻……”好像讨到了什么便宜,小女孩儿的笑声纷纷扬扬在夜空中飘荡,纯洁得像雪花一样。小女孩儿被父亲紧攥着手走在街上,她长及膝盖的毛衣裹着瘦巴巴的身子,她的心情好极了,此时这个城市仿佛是她一个人的,她幼小的心扑扑棱棱地向着这个城市绽放。父亲几天前说:“咱们打工的孩子在城市上学不容易,期末只要考双百分就给你买一件红色的新毛衣,把你妈的旧毛衣换

下来。”

夜晚是一件神秘的外衣,把小女孩儿的喜悦和父亲的忧愁装了进去。街上的人越来越多,父亲把小女孩儿攥得更紧。父亲和小女孩儿最终拐进了书店,父亲的背很单薄,街上黄的灯绿的灯,交替着投射在他的背上。

夜色渐浓。大地上的寒气薄薄地升起,丝绸一样把整个城市卷起来,甚至弄出了窸窣窣的声音。大街上的脚步有些凌乱,有的快起来,有的慢下来。人们的心在黑夜里晃荡着,他们在灯光的河中或呆滞若笨鸟,或小鱼一样在人群里窜来窜去。

前面的路还有很长,连着世界上所有的白天和黑夜,连着春风秋雨二十四节气。

烧烤一条街堪比城市的肺,一张一合把香味儿铺展在夜空中,夜的肋骨一条条酥软了。烧烤摊儿一个连着一个,麻香麻香地引诱着夜间的魂灵。炭火一生,几张桌子一摆,不用手势,不用吆喝,不消一顿饭的工夫就充满了食欲。

油腻腻的桌子旁,男人一粒一粒夹着盘子里的花生米,男人夹花生米的技术很高超,一粒都不曾落在地上。女人一边吃着羊肉串,一边跟身边的男人聊着天,女人也会把烤得焦香的羊肉串送到男人嘴里,男人的嘴吧嗒几下,嘴角便汪出了油。男人说:“等我退了休,再找份工作,挣足了钱我们也去外国旅旅游,你医院的陪护工作就别干了。”男人说着伸出手,握住了女人有些变形的手指。女人低下头,眼里有一丝潮湿。

星星一颗颗从天上掉下来,而炭火正旺。

夜深了。

山风

◎草青青(河南平顶山)

山风是我一个不太熟悉,又非常熟悉的网友的名字。

第一次见到他,是在一次会议上。领导让他发言,他刚正不阿,据理力争,我们都被他的正义感所感染,极力推荐他为代表,我也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。

山风,真的像山,像风,经常游走在山川湖间,迎风呼喊。

我经常关注他的朋友圈,要么让我震撼,要么让我惊喜,要么让我叹为观止。

他是一位超级驴友,他发的抖音,有时穿林而过,有时涉水而行,有时还结绳攀岩。

他在山间犹如行在平地,在这纯天然的自然风光里,兴奋地对着高山喊“我来了……”那浑厚的声音,绕山梁蜿蜒回荡,延绵不断。

山兴奋起来,随风摇起了浓密的绿色头发;云高兴起来了,飘飘然伸出洁白的小手;小溪也兴奋起来,唱着欢快的歌跳过沟沟坎坎。

他们在山里穿行,累了就切入大山腹地,支起大锅炖“霸王别姬”烤肉串,呼朋引伴“开饭了——”又回荡在山中林间。

一山一水,一草一木,一人一物,他都倾心接触。山韭菜长起来了,他们爬在半山坡,收割着满足和幸福;五月天拳菜成形,他们又在密密的荒草山间寻觅,也许拳菜已经熟悉了他们的味道,感知到他们的足迹,聆听到了他们的声音,早早就握起了拳头,高高举起,等着他们来采摘。

对山风,其实我并不大熟悉,甚至不知道他在哪儿工作、住在哪里,更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,可是通过微信,我又觉得跟他很熟悉,非常了解。

他对大山的热爱,对生活的热忱,对朋友的真情,都让人感觉那么真实可信……